

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戲劇音樂叢書之八

友翻把鬥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著

遼東書店翻印

東北局宣傳部關於獎勵

「反「翻把」鬥爭」劇本的通知

東北文工第二團李之華同志創造的，並由該團演出的「反「翻把」鬥爭」獨幕話劇，獲得了觀衆一致的讚賞。這是一個成功的劇本，反映了東北土改運動的現實，刻劃出東北農村及東北農民的特性，這個劇本對於東北廣大農民群衆和新的幹部積極份子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希望各地文工團都能排演這個劇本。爲鼓勵該劇本的作者、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李之華同志記大功一次，全體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集體記大功一次，此外並給以適當的物質獎勵。

七月十三日

目次

反「翻把」鬥爭

李之華

籠牢計

呂朋

附錄

談反「翻把」鬥爭

舒一群

開闢了一條新道路

李士彬

反「翻把」鬥爭的創作過程

李之華

反「翻把」鬥爭雜劇中的一點感想

沈賢

反「翻把」鬥爭裝置工作

蕭莘

我怎樣演劉主任

王平

我第一次演劇

于永寬

我演孫林開

吳峰

怎樣摸索我的角色

陳運玉

怎樣表演一個農民

楊克

我演劉二嫂

關山

反「翻把」鬪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孫林蘭：五十餘歲，地主，惡霸。

劉二嫂：二十六歲，劉振東的老婆。

馬奎五：三十五歲，狗腿子。

劉振東：二十九歲，農會主任。

趙廣明：六十二歲。

范永和：二十六歲，武裝自衛隊長。

陳德福：五十九歲。

王占奎：三十二。

尹寬：四十歲。

楊福：三十歲。

張鳳山：二十八歲。

方同志：三十二歲。

(群衆：甲乙丙……)

時間：一九四六年。地點：某村，某自衛隊後。

地點：東北解放區，某地。

佈景：舞台左面斜露出一間小屋(俗稱「小馬架」)的前牆兒，牆上有一窗一門，靠後的屋牆角下，伸出一截頭門脖子，接連著豎立起一個比屋簷還高的大烟囪。屋前堆着一堆柴火，放着一個「爬犁」。窗戶烟囪之間，拴着幾條繩子，繩上晾着許多綠白菜，加上門旁掛着那幾串紅辣椒，顯出秋收時候景色的。

舞台右面遠處露出一斷疏樹籬笆——那是另外一家。

天像清水似的，月光分外明亮。

(開幕時，屋裡透出微弱燈光，遠處傳來狗咬的聲音。片刻，孫林蘭偷偷地由左後上，他走到劉二嫂前，陳德福的動靜，突然「撲」

50735/02

地一下壓得還光滅了，壓門「呀呀」地開開，劉二嫂（劉振東妻）拿着簸箕由門裡出來，孫林開打算藏躲已來不及，他索性裝作沒事人兒似的走過來。）

孫林開：（以下簡稱孫）幹啥去呀？

劉二嫂：（以下簡稱劉妻）推了幾升苞米楂子，回家來取簸箕。（一眼看見晾着白茅的繩子有一根斷了）也不知道是誰把繩子給「整」斷啦！（鎖上門，放下簸箕，走過去接那根斷了的繩子。）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推碾子。你們掌櫃的呢？

劉妻：忙着農會的事啊。

孫：當了農會主任，連家也擱啦？

劉妻：嚙。

孫：你們苞米楂子是吃一點兒「整」一點兒呀？

劉妻：那可不呷。

孫：叫我說你們呀！真是有福不會享！他當着個農會主任，派個人割莊稼，派個車拉回來，派劉牲口打打場，舌頭尖兒一轉，上嘴脣一碰下

嘴脣，誰敢不去？只要咬一磨兒，就等着磨現成兒的不好？

劉妻：叫我們掌櫃的借着當主任，個人硬派差，那事他可作不出。這不，今兒王全的地拉完了，打算明兒把車摘兌給我們使喚一天，我們掌櫃的還說「先儲着給別人拉」啊。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下晚黑開耨着拉莊稼，我那兩輛大車到省裡去啦，兩個「熊」老板子，去了就不慌着回來！我車要是在家，你們那點兒莊稼，稍帶手兒就給你們帶回來了，這不，我個人種的那幾十垧地。上次清算會給我留下廿垧，我還一點兒沒拉，都擱在地裡擱着啊。（邊說邊由右前下。）

劉妻：（沒答理，瞪孫一眼。已把繩子接好，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繩上去了。見孫走遠）誰領的那份兒空人情！（拿起簸箕，欲走，屋裡小孩哭了又返回，扒着窗戶）等着吧，灶火坑裡燒着土豆，啊，一忽，媽回來喂你。（孩子亂聽話，不哭了）這小寶貝，亂累人！（由左

後下。

（孫林閣又由原路回來，走到煙囪那兒，看到裏面空了，回身從懷裡掏出一個布包，由於他的神經過於緊張，把布包裡的東西掉出來了——原來是子彈——他沒有猶豫去拾，先往四圍圍看了一下，見沒有人，才把地上的子彈拾起來，包好。突然屋裡小孩哭了，嚇了他一跳，他心虛地不敢多停留，趕快把子彈包兒塞到柴火堆裡。）

（對窗戶切齒地）小王八犢子，我一刀削你八瓣兒！（馬奎五由右上咳嗽一聲）看你把我嚇了一跳！（馬奎五急，示意有人來了二人偷偷地由左前下。）

（小孩哭聲漸止。）

（劉振東背著個空口袋，由右後上，趙廣明緊隨上。）

趙廣明：（以下簡稱趙）劉主任你說孫林閣他是人不是人？我給他「榜青」，講好了他凶性，我出人，打糧對半兒劈，到這工夫莊稼割倒了，

他不講單技！

劉振東：（以下簡稱劉）老叔別著急，咱們到屋裡核計核計，有得是辦法跟他講理。（拉門，沒拉開，一看）嚯，鎖上門出去了，天這麼晚，黑燈下火的上哪兒瞎兒去啦？（對趙）咱們等趙回來拿鑰匙開門，先在這月亮地兒裡核計核計。

趙：今兒十四，明兒十五，後兒就是「霜降」，別看這麼好的月亮，交了節氣，一陣北風，「刷」地一下子就變天，一場大雪把莊稼「拉」到地裡，叫我可怎「整」？

劉：你找過他，他怎說呢？

趙：他說的那個話呀，還不抵個屁有味兒呢！他說：（學著孫的語調）「可我那輛轎車都到省裡去了嘛！我個人那些家私還都擱在地裡擱著呢，你「榜青」的那兩塊地整個啥？」踮踮地找

我，也不嫌煩繁！」你聽聽這像人嗎？

劉：聽了以後你說啥？

趙：我聽時，他著氣回來眼。我個人對他算是一沒

劉：「（掏出煙袋吸煙）」

劉：這小子，到今兒還欺負咱們鄉人！上次工作團來，大夥兒清算周萬芳，倒挺帶勁；對孫林鬧呢，就是十來個人說話，難說他嘴頭上認可包話，可是到了兒沒把他「整」低了頭。

趙：周萬芳一家子全靠「一飽」啦，大夥兒敢說話。孫林鬧光把東西挑騰出去，人可到了兒沒離屯。你忘記人常說那句話：「死了的老虎，人還不敢上前呢！」他早先害人太「邪」了（厲聲）「一飽」不用說別的，就拿我那小孩子說吧：一聽見孫林鬧在窗戶外咳嗽，警察的洋刀鞘子碰著皮鞋嘩啦啦的響，嚇得就奇哭亂喊「嚇」叫喚！

劉：幾歲小孩兒也知道，屯長領著警察上門沒好事兒。

趙：不是打就是罵，不是要這就是要那。（走向屋門，欲進去點煙）

劉：門鎖著呢，不能進去點火，你忘啦？
趙：哦，叫孫林鬧把我給鎖進來了，真！

劉：還有「取煙兒」，（劉外聲提高聲調）他拿人

不當人的事可多呢。那年我給他扛大活當「勞金」，也是這秋收的時候，把穀子在場園裡軋完啦，起了場堆成堆，沒風不能「打頭的」領著我們十幾個「勞金」正在拾著穀草，孫林鬧領著王警長去啦……

趙：對，王警長，太個子，打人可「邪」了！

劉：孫林鬧一去就問：「你們「整」那草幹啥？給我「磨洋工」啊？軋了場爲啥不「軋」？」「打頭的」說：「沒風呀。」那孫林鬧說……

趙：他說啥？

劉：早先也不敢給他住出說，眼下說出來，恐怕你老爺子活這麼大年紀也沒聽說過。他說：「你們都給我跪下，給朝東南，直溜兒跪下，求風！」

趙：求風？這小子真他媽能「整制」人！

劉：警察也過來喝說：「跪下，跪下，井排兒跪下，別叫我費事！」「打頭的」見警察要打，就先跪下了，跟著一個個跪下了，直溜兒，我跪

聽，警察問我：「你跪不跪？」我沒敢跪兒，

他「拍」「拍」就打我兩腮大嘴巴子，疼得我

拍手一「撻」臉，他說：「把手耷拉下來，站

直溜兒地！」我剛把手往下一耷，「拍」「拍」

又是兩個大嘴巴子：「你離咱兒還是怎的

，你不跪？」「拍拍」一個勁兒亂打，我心裡

說：「你打死我也不跪！」以後他拔出刀來砍

了我兩刀背，我拿膝頭一擋，砍到右手膝子上

了，你看，到現在這隻手還一點不聽使喚。

趙：到了兒你沒跪？

劉：到了兒沒跪，這事兒你問那年給孫林開扛大活

的都知道。

趙：唔，對了，我家那大兄弟參加會回來學說，孫

林開個「劈金」的跪，敢情是這麼回事。

劉：那是在大會上你家我大弟沒咬聲兒，他要是說

了話，孫林開就不敢跟你「耍熊」啦。

趙：那時候就這麼事，現在怎「整」呢？

劉：那時候包賠出來的青苗，今兒我給小戶頭免了

大事，有人敢往家拉了。有人敢惹他了好好辦

趙：我們那路街，單個兒不敢惹他，可是湊合到

一塊堆兒就短不了罵他。

劉：那就行。

趙：你說行？可是他把手「整」遠心，老也不回來

呀！

劉：沒「整」遠。他那兩輛車，一輛「花骨牆」一

輛「大轎子」，三四驢子四個馬，搭他那小馬

兒，都在柳樹溝佃小舅子家呢，說時也得叫

他「整」回來，不但叫他拉樹「榜青」的莊稼

，還得叫他交出包賠的三匹牲口呢。

趙：聽說他打算「耍熊」，三匹牲口不交，地照也

不交。

劉：地照交了一個五十畝的，還有一個六十畝的沒

交。前兒我在蕭家屯見着方同志，他說過兩天

再開個大會，當場跟他要「照」。

趙：這小子太可惡，我個人對他算是沒「開」！

（劉妻由左後上。她背着兩袋（裡面裝着苞米
楂子（拿着德幣，竊笑。）

劉：（劉妻）幹啥，喊？天這麼晚才回來？

劉妻：沒看着嗎？眼睛管幹啥的？還問？（對趙）

老叔，吃，飯啦？

趙：早吃啦。

劉妻：老叔，你剛才說對誰沒「制」？

劉：（代答）孫林團頭。

劉妻：你大聲吵啥？剛才我回家取簸箕，看見他

才打這岔路，往東去，攔不住他還與轉回來，

叫他聽見，又說咱們嘴咕他啦。

劉：他聽見怕啥？早先怕他，眼下還怕他？

劉妻：剛才他又送空人情，他說他單要不是去省裡

，還要幫咱們拉莊稼呢。哼！

劉：他那叫陽謀！黃皮子給雞拜年——沒按着好

心。你推的是苞米糞子？正好，先攔到這岔路

吧，這是多少哇？

劉妻：個人推着吃，我沒「約」（哈「公」）。

趙：我估量着哇，有四升，不信，你就「約約」試

巴試巴我的眼力。

劉：到屋裡把升拿來！

劉妻：問着沒事兒拈掇他，啥？有多少算多少唄。

劉：你拿來吧！

（劉妻進屋）

趙：你真要「約約」給老叔找個下不來台？

劉：，你說的咧，那那能呢？我打算給老呂頭羅

兌二升去，這不是你看見了我打老呂頭家裡拿

出來的口袋？

（劉妻拿着升，出屋裡出來。）

劉妻：我累得「盼兒盼兒」地剛推回來，個人家裡

還沒吃，就先給別人「整」去？（對趙）老叔，

叫你說說，家裡啥事兒都是我個人的活兒；

挑水、做飯、割莊稼，還拉拔着一個滿坑爬的

小小子，家裡啥事兒他也不管。

趙：這就叫「先公後私」嘛，要不大夥兒怎沒個不

贊成他的呢？

劉：老叔可別這樣說，這是趕巧兒家有現成的，要

沒有還不得到別人家調兌去？

劉妻：要「整」給人家，你個人推去！

劉：我明兒就推去。

劉妻：明兒推明兒再「整」！

劉：明兒「整」就不趕明兒啦。陳糧吃完了，新糧沒打下，明兒就沒啥下鍋，他家「老二」參加了警衛隊，「老大」前兒又病了，就剩下一個不能動彈的老爺子，你叫他怎「整」？真格的咧，有了農民會，還能叫屯裡窮人挨餓？

趙：（對劉妻）還你在家多受點累叫振東多給咱們窮人辦點事，你也有功啊。

劉妻：要不是爲了多給窮人辦事，我早就跟他吵起來啦。看你「整」一壇啦，交我「整」。你去吃飯吧，鍋裡有棧子粥，還熱熱兒的。

劉：我得忽兒再吃。這口爨漏了，你拿針縫給縫一縫。

（劉妻進屋）

趙：聽說呂貴打警衛隊上拍回家信來啦。

劉：是他個人親筆寫的，有人唸給老呂頭聽，把個老爺子樂得閉不上嘴兒，兩手直攏鬍子。早先呂貴還不是跟我一樣：「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

（劉妻出屋裡出來，拿針線縫口袋。）

劉妻：人家呂貴「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老叔，他呀，是「升大的字才認識一合」，看看人家看看你。

劉：警衛隊上的教育好呵。你不用拿話「可恥」（唸「穢褻」）我，入冬兒我就學習，認字，唸書，咱們存字眼兒上也要翻身囉！

（馬奎五由左後上，他穿著一件大氅。）

馬奎五：（以下簡稱馬）撈！哈哈？兄弟你打算認字？唸書？那好辦！哥哥我別的上頭不及你，要講到字眼兒上，小時候仗著祖父先留下點家底兒，喝過幾年墨水子，教「學」不行，教你可還行。

劉：好，一言爲定。入冬兒我就跟你學認字。

馬：你有真心學，我就有真心教。

劉妻：你那點兒「才學」得教人呢！

馬：胡，別看「才學」不大，一百塊的文書我都能人家寫過，當過代字人，吃過白肉片啦。就說那年「滿洲國」抓我的勞工沒抓著，我一

，躲到牡丹江，仗著認得幾個字兒，假說沒過好吧，可也沒攔在外邊。

趙：「膽文斷字」用得正了比啥都好，用得正比啥都壞。

馬：老叔你不用說那話，馬奎五沒替人家寫過「躲躲星子」。

劉：老叔，你剛才跟我提的那事，這麼的吧：你把你們小組的會員，找到你家隔壁老王頭家去，我跟咱們副主任（指馬）一會兒把那小子找上，隨後就去。咱們大夥兒跟他當面講理，叫他明兒規定把車馬「轆」回來給他拉莊稼。

趙：就這麼的吧。（欲下，嘴裡叨嚕著）反正我給他「榜青」算是「倒」了「血霉」啦！我們爺兒倆一年的工夫都搭進去了，還不抵給別人抗大活吃「勞金」呢。他他媽的太奇扣人臉。

馬：老叔，先別走。（明知故問）說的是誰呀？

趙：那個主兒頭。

馬：（對劉）誰？

劉：整心黑心思還電裡除了孫林蘭誰還作得出來那

沒眼子的事！

馬：（裝作忽然才明白）唔，他呀，那您一點兒也不用著急，他個人的地都還沒拉呢，您急啥？趙：我是怕「扛」了雪呀！

馬：他那麼多堆都不怕，您一塊兩塊的怕個啥？

劉：（對馬）你當着農會副主任，怎麼孫林蘭一個鼻子眼兒出氣呢？那天在他家喝醉了，今兒還沒醒酒吧？

馬：我上老孫家就喝過一盅酒，那老提老提也不嫌個醉樂！

劉：你們那膽荷的小戶，敢不敢去拉老孫家包廂的青苗呀？

馬：你操那心幹啥？拉不拉是他們個人的事，再說莊稼也沒長翅膀兒，攔在地裡也飛不了哇。

趙：（聽馬說的話覺得有點不對頭）那你們說我的事到底還跟他辦呢不辦呢？

劉：定規辦，你快去找人吧。

馬：老叔，你先別走。

劉：天不早啦，叫老叔快去找人吧。一起兒咱倆去

撞我林間，我把詳細時給你聽。

馬：有個事兒。

劉：那你們時，則就誤了開會，我送包米筐子去，不遲遲兒。

馬：你也別走。

劉：幹啥？

馬：有要緊事嘛！

劉：有啥要緊事呀？

馬：（故作驚慌）還不當着老叔這乾爺兒，說是上次工作團來，咱們清算周也長把我倆頭兒打的一通，當真又清算了孫林間，眼下你當着主任，我當着副主任，把咱們屯裡的農民會，「整」得不上太好吧，可也不算壞。

劉：那要盡大夥兒扶幫，光咱們幹部要光桿兒，啥事也「整」不好。

馬：你用說那些個，聽我跟你說。論能耐（認為）說，我不及你高，論年紀呢，你可不及我大。說是皆因這些個緣由，哥哥我有幾句「肺腑之言」，要請你表示表示：說是咱們為幹部的

，是最早開的頭，裡兒面兒應該一種啊，如若面兒上說着窮人辦事，背地裏再作那「不法的行爲」，可就要應那句成語：「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趙：對，對，這才是風格的話啊！

劉：你說這話是啥意思呢？

馬：兄弟你雖說是眼看法滿三十的人變，可是跟哥哥我比起來你還年輕呀，儘住這裏有個一時糊塗，一边走差，如若不轉着道兒跳下去，可就十分危險啊！（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劉：別聽兒子的，我是個直鈍子，照直說吧。

馬：你別着忙，哥哥的話要當着老叔的面兒跟你講到家。你要有那幹啥的事，趁早兒跟我說，哥哥能替你維持，三分減兩分，兩分減成一分，別等爲後搞騰出來，叫人家哥哥我眼你有啥過重不去的地盤，故意「閃」你的「台子」。

劉：到底有啥事？你說的這些話我不懂，老叔你懂嗎？

趙：我也不懂。

馬：（對劉）不用裝糊塗，你的事你知道，我要冷

丁地（突然地）說出來，你臉上不好看，也叫哥哥我跟着你「坐臘」，還是你個人先。

劉：你要我。啥呀？這不當着老叔說，我有事我頂

着，絕不能叫你「沾包兒」（受嚇累）「坐臘」。

馬：老叔你可聽見了，他逼我把事挑明。那麼我告訴

你，有人往我手裏遞了「黑呈子」，告訴你！

（劉妻在馬劉趙說話時，把包米橙口袋，升等抬擡到屋裡，此時聽說有人告了，由屋裡出來。）

劉：告我啥？

馬：告你通胡子，家裡私藏槍子！

劉：這才是瞎扯淡呢，我家哪吃槍兒來的槍子子？

我給咱們屯武裝自衛隊換槍子子，拘換不着

趙：劉提東可不是幹那個的人，我管保他不能「整」那個。

馬：老叔，你可別亂捧話，聽我問問他：（對劉）

昨兒你老丈人來你家沒有？

劉：來啦，隨後又走啦，你問這幹啥？

馬：說，你老丈人常住胡子隊兒上「整」槍子子，

經你動手，昨兒他又拿來十幾「聯兒」（排）

藏在你家裡。

劉：這話言造的倒挺圓全啊。

劉妻：我們娘家老爺子也不是那種人呀，他哪能？

他……

劉：（攔住劉妻的話）你先別扯那些個。（對馬）

是誰告的我，我頂着找他打官司。

馬：「黑」呈子嘛，哪還有人名兒。

劉：拿給我看看。

馬：（從大藍兜裡掏出「黑呈子」）這不就是，上

邊寫得明白。（遞給劉）

劉：（接過來）這張紙兒是誰遞到你手裡的呀？

馬：那我也說不上啊。

劉妻：誰逼給你的，你說不上！

馬：呵，這我豈能撒謊？晌午頭上，我把大龜脫了

擱到農民會，爲後我看雜人很多，怕丟了又穿起來，伸手一摸兜兒！呃，就掏出來啦。

劉：你怎不早跟我說？

馬：（有點窘）我，我，我這跟你說也不晚呀？

劉：你信這謠言不信？

馬：你說信吧，可我也沒親眼見，你說不信吧，可

他又說的有根有底兒。

趙：耳聽爲虛，眼見是實。

馬：老叔，咱們要是把話再說回來呢，說是誰「整

」這種事叫人看見呀？

劉：聽你這話好像有點信不着我，我劉振東在這屯

住的又不是三年五年，我坐地兒在這吃硃兒長

大的，我打小時候給人家放豬，爲後當「半拉

子」（頂半個成人的工價）扛大活，沒作過一

件昧良心的事，全屯都知道我，再說眼下窮人

舉起胳膊選當農會主任，就綽比爹娘拉拔孩

子要大成，要是反過手來害苦窮人，就綽比

打爹罵娘，滿打著有人弄著逼叫我幹，我認可掉腦袋也不能昧良心！

劉妻：我娘家老爹，那麼大年紀了，是個「喉吧」

（氣喘）邁步離不開拐棍兒，走不遠邁兒就得

坐下歇歇腿，他能「整」那個嗎？他耳又聾眼

又花，你把槍子子擱到他手裡，他兩手哆哆嗦

嗦連數也「整」不過來呀，你說他能「整」那

個嗎？

（劉和劉妻心裡又急又氣，大聲叫呼，引了一

些人來，有范永和、陳德福、群聚甲、乙、丙

，下：道正是馬心裡所高興的。）

馬：我還沒幹啥呢，你們兩口子就吵、吵、吵！我

連一點邊兒也不沾呀。我馬奎五跟你劉振東沒

仇沒恨，你這不是成心跟我要完了猴兒「要龍

」嗎？

（孫林開也在別人不注意時上，在煙囪後邊聽

聲兒）

劉：我咋跟你「要龍」啦？有人害我，還不與我說

話嗎？

趙：再噠再噠，別吵吵噠（對劉）你也別着急，劉：我著啥急呢？

劉：（對馬）你也別上火兒。

馬：我上啥火兒呢？

劉：對，有話慢慢說，這不街坊鄰居都在這吃齋兒

雜丙：（像叫王世子，是個跑過「二仙」的）你們

一正一副有啥不好商量的，吵啥呢？

范永和（以下簡稱范）你們都學會粹部，你倆是

頭行人兒，吵起來多不好看。

陳得福：（以下簡稱陳）年輕人都愛上火兒，像我

跟老趙頭兒吵不起來，沒那麼大嗓門兒也沒那

麼大氣力。

雜衆：（你一言我一語地）爲啥事兒呀？……有話

慢慢說……吵啥呢？……有話大不了的，事呀？

馬：（神里神氣地）你們戶下都到了，正好，你們

不來我也要打發人去叫你們。我要當着大夥兒

講說講說這邊的緣由：說是我馬奎五眼你劉

振東一沒冤仇二沒恨，說是皆因我比你大幾歲

，見面就叫我爹大爺，說是皆因你比我小幾歲

，見面我叫你堂兄弟，我比你大，不拘啥事兒

處處我要讓三分，你比我小，你就是有些幹

啥，我也不好開口……

劉：那些話你就別說啦，人家街坊鄰居都想早些知

道是爲啥事兒。

雜衆：對，對，劉主任，你說吧，爲啥事兒？

劉：他說他接到一個「黑皇子」，告我們老丈人帶

往胡子臉兒上「整」槍子子，經我倒手，咋兒

又藏在我家十幾「聯兒」，讓大夥兒說我能「

整」那個事嗎？

劉妻：（急，搶說）我娘家老爹「老實巴交」多半

整子，他能幹……

劉：（攔住劉妻的話）你先別說，叫大夥兒說。

范：我管保劉振東不能「整」那個就是啦，（對劉

）你要「整」那個我這自衛隊長早不答應你啦

陳：他老丈人我知道，早先在咱們屯住過，我常跟

時他鬧暈兒，地道老厚臉人。

劉秉：成天見面誰還不知道誰？劉振東哪能「整」那弟兄呢？……他老丈人也不能呀……這是誰這麼胡造謠言呀？

馬：事情已經挑明啦，聽我給你們各戶下開說幾句——就是跟下咱們窮人請安啦，辦公事不能像「滿清國」那些凌奸走狗，咱們講的是一句「大公無私」，說是人家及告到我手下，我就不該不「以公治公」，到那時候，別管你「槍子子」是有，是沒有，咱們……

劉：對，看看到底是有沒有，反正我這心也沒法掏出來看，你翻吧！

劉秉：對，翻吧，翻不出來也好明明我們的心。

馬：（作給人看地）這是公事，你可別說我太幹哈，要講私交，咱們哥兒倆對面可沒紅過臉兒。劉：哈話也別說了，翻吧！我求街坊鄰居叔叔大爺哥哥兄弟信得着我的都別走，親眼看着翻，作個見證。

劉秉：不走，不走，那哪能走呢？

馬：（急於翻地）好，那您就翻一翻呀！（好幾命

令別人，但是沒人動手）范永和，這是你當隊長的责任，你怎不聽我的命令呀？你打算跟他「沾包兒」是怎的？

范：（不耐煩地）把他的「小馬架」側倒，再挖下三尺深去也翻不出來呀？我「沾」哈「包兒」呢？（走進屋去翻。）

馬：你們隊員的也動手呀！

（群甲群乙也隨范奔屋裏走。）

馬：別都到屋裡去翻。（攔住群甲）你在外邊翻！

（群乙進屋。羣甲在外邊翻，他應付地撥開柴火堆，露出個布包來。）

馬：（早就拿眼盼着這一下）那是啥？拿給我着！

（群甲拿過布包，交給馬。）

馬：（打開布包）這不是槍子子這是啥？（送到劉面前）你看這還差啥？

（劉振東想不到真翻出了子彈，突然像被人用力打了一悶棍，腦袋裡邊，*地響，兩顆眼珠還得事爆出來，一時意識模糊，呆在那裡。）

（衆人也愣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

走過來仔細看看。）

（范永和，祥乙，由屋裡走出。走到馬面前去看。）

馬：（對范）你看這是啥？（捧着子彈到衆人面前）你們都仔細看看這是啥？

（衆人好像有些懷疑是假的，有的人還用手摸了摸。孫林聞這時也走過來看。）

孫：（拿起一排子彈）這是「三八」子彈，這子彈才難掏換咧！（又把子彈放到馬手裡又溜走了）

范：（對祥乙）真是打柴火堆裡翻出來的嗎？

祥乙：噫哪。

馬：好哇，你當新學會主任，勾通胡子，私藏子彈，「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要不是「以公

治公」，差點跟你「沾包兒」。你們戶下說，噫哪？說，說，說呀！

祥乙：也沒碰到過這種事，誰知道噫辦呢？

祥丙：是呀，你們當頭行人的說唄。

劉妻：馬大哥，我們屈呀！要說這槍子是我們藏

的可屈屈我們的心呀！

馬：在你們柴火裡藏著，是你們的是誰的？

劉妻：馬大哥，全仗着你「坐情」，我們實在屈呀，馬大哥，我求你……馬大哥，我求求你

……（幾乎哭出聲來。）

（小孩在屋裡哭起來。）

劉：（對劉妻）滾開！別在我跟前丟人！去，去，去！屋裡去！不去我揍死你！（趕上前去舉手要打）去！去！

（劉妻被迫進屋。）

馬：噫哪？你那麼硬氣？（對范）把他綁起來！劉：你不用綁，我跑不了。你叫我跑我還不跑咧。

范：劉柳柳幹啥呢？……我保着他……不跑就是啦。

……

馬：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誰是啥心思？剛才你們還說沒藏槍子，翻出來的這叫啥玩意兒呀？

劉：好，范永和，你不用幹啥……你把我綁起來。

（綁下一根晾白菜的繩子交給范）誰叫綁上的爲後叫他說手給我解開！